

时代经典

【财经小说系列】

资产泡沫

Asset Bubbles

一部现代企业兴衰成败的启示录

郑衡 著

是资产酿就了泡沫
还是泡沫成就了资产
财富的无限膨胀
带来了怎样的人生之路



NLIC 2970750089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资产泡沫

Asset Bubbles

一部现代企业兴衰成败的启示录

郑衡◎著

是资产酿就泡沫
还是泡沫成了资产
财富的无限膨胀
带来了怎样人生之路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上下五千年，单是华夏这片土地，来来往往的人估计不下百亿。但能够留有蛛丝马迹的，把那历史、神话、传说、家谱、墓碑甚至出土文物中找得到的名字都算上，确能让人有一些怀想的理由的人，应该不会超过百万。至于能够建功立业、让人可以口碑相传，瞬间想到他的伟大、他的好的人，估计只有百位有余。

也因此，排名是件重要的事。人生在世，一定要争先恐后，否则，雁过还留声，人过了不能留名，岂不是憾事。

十点钟的会，九点半起来正好。刘海川一行到达高河大学礼堂的时候，颁奖的还没有来齐，但领奖的可都全来了。

那天是高河市民营企业“十强”的颁奖会。有人说，那几年高河有盛世之相，政通人和、百业俱兴，风云际会、商贾云集。但真要提起高河市赫赫有名的财富巨子、产业大亨，不难发现，大凡功成名就的，都是“奔四”以上的年龄，四十不到的业内翘楚、时代枭雄，也就是那么寥若晨星、屈指可数的几位。他们要么是少年的网络英雄、或者是青年的科技精英，只有海川集团董事长刘海川是个少有的例外。他三十岁刚到，却是依靠实业起的家，所以十二分地引人注目。

半个小时过去以后，知道分管经济的副市长刘萍今天不来了，主持人只好宣布了会议的开始。那天坐在主席台上有四个经济主管局的局长和一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法人代表。先是交通局的局长讲话，后面是机械局的局长发言，他们一谈起城市经济的发展方向，先是思想堵了车，后是逻辑迷了路。好在建工局的领导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一看时间不早了，只表示要补充两句。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建工局长完事之后，迫不及待并且喜气洋洋地说：“有了民营企业这样的发展速度，我市国退民进的任务今年可以提前完成了。”

市政府贾秘书长嫌法人代表的讲话有失国有企业的尊严，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说：“民营经济是我市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有益补充，无论是国有单位还是民

营企业，大家还是应该平等地竞争、共同地发展——要么所有、要么所在。”

贾秘书长的讲话完了，会议主持人开始宣布获奖名单。激动人心的音乐一时响彻大厅内外，海川集团众望所归地排在了十强的第一名。

刘海川一脸语言地来到台上，恭敬地从秘书长手中接过奖杯。除了海川集团的董事长，还有海鸿集团、飞天集团、大友集团、全能集团等公司的老板，大家一字儿排开，在闪光灯底下高举着奖杯。

高河的新贵们，排在最后的也是亿万富翁。忽略海鸿集团董事长车马龙的将军肚子，其他都是举止得体、气质不凡。他们在众人的目光和喝彩中，无一例外地咧开大嘴笑着，尽情享受光荣与梦想。

散会后，记者们早已围了上来。

窥视隐私永远是人类共同的爱好的，语言可以窃听，行动可以监视，只有思想保护得严密，靠记者千篇一律的话引蛇出洞。

一个眼神飘荡、胸部丰满的记者惯例地问刘董事长在此时此刻有什么想法。

面对高河电视台记者孜孜不倦的引诱，刘海川说：“天下富人都没少赚穷人的钱，从这个角度看，富人比穷人还要穷——我总在想为什么你谭花的美丽像复利一样增长，而我们这些人却只能穷得只剩钱了。”刘海川话音刚落，引起众人一阵哄笑。

谭花一点也不失色，抢白道：“那也不假，我的美丽如果当作无形资产占你们海川集团10%的股份，应该并不为过。”

中间休息时间一过去，商界风云人物按照会议日程又齐聚在一起听美国来的管理大师谈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海川集团的财务总监张伟和总裁助理王娜陪同刘海川一起听课。

张伟奉行精兵简政的原则，总是一个小平头，是混进人堆里再也找不出来的那种。王娜时尚热烈，只要她在，海川集团偌大的开敞式办公间里便多了色彩，多了磁性。有人说，刘海川抓劳动纪律，不要用考勤机，只要用王娜——王娜是海川集团100%出勤率的有力保证。

那天王娜身穿一件白色的长袖V字领毛线上衣，配一条前面开衩的牛仔裙。跳跃活泼的打扮早已让张伟耳热眼馋。

张伟听了不到一半，就不以为然地对旁边同事王娜说：“又是老生常谈啊。现在到处都在讲信息化，企业也讲，政府也在讲了。现在，教授已经不稀奇，到处可见教授，所以教授前面要加前缀，什么合理避税的教授，什么信息管理的教授，多得去了。教授们也不容易，满天介地飞。他们补充了教育事业的一点点空白，弥补了民航公司的一点点亏损。见了那个教授的名字，我就知道他肯定要步我们刘总的后尘了。”

王娜附耳对张伟说：“不能怪人家落后，只能怪我们刘总太超前了。像刘总这样的老板，赚了人家钱，心中还不忍，还非要到书上寻找理论的依据，我看没有什么必要，只有像你我这样的穷人，赚不到人家的钱，心中不解，才应该来的了——到这里边来找理论的出路。”刘海川回头问王娜在和张伟嘀咕什么东西？

王娜不语，神秘一笑，装作说刘海川的坏话，静看刘海川的反应。她心里清楚：男人对漂亮女人的宽容如同男人的臭脚丫子，是与生俱来的，不必费一分钱去买。因此，稍微不讲道理的女人最受男人的喜爱。

刘海川两手一摊说：“回头我问张伟，张伟要是不说，我扣张伟工资。”

张伟一听急眼。王娜一点儿不慌，她拉住张伟说：“老板也不能随意克扣工资的。员工不能没有隐私，要想知道可以，付版税来买。”

张伟正要感激。王娜看到海鸿集团的董事长，便说：“传说中的车马龙？”刘海川点头称是，王娜吐舌道：“天底下还有这么丑的人？今天可是开了眼界了。”

回公司的时候，有奖杯和美女同在，刘海川心里自然高兴，保时捷卡宴开得快得要飘浮起来，怕得王娜直往刘海川的怀里钻。

外面是温暖的阳光，洒在四处绿荫的地上。高河是柳树聚集的地方，微风吹过，柳枝轻舞，柳花款款随风飘摇。在春风中，王娜的衣服和王娜的身体，都带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里有女人的香水，那里也有女人的体味。那是能够让人沉醉的无言的青春。

刘海川一边哼着小调，一边任由王娜攻城略地般靠近。

春天早已来了，大家仿佛都清楚地知道。只有张伟坐在后排，一脸的被剥削阶级的样子，仿佛仍还是春天的门外汉。车子快到铜城路的时候，一只小狗没有头脑地横穿马路跑过来，刘海川一个急刹车，差点没将王娜震到怀里，张伟更惨，竟差点儿额头撞出青色来。

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员工都先后回家了，刘海川来到王娜的办公桌前。他看到王娜正在写一篇文稿。

王娜虽有很好的文笔，但缺乏企业管理的根基。去年刘海川送王娜到高河大学 MBA 培训班去进修，一年多时间，她受到刘海川的耳濡目染，又得到大学教授的指点迷津，便对公司运作略知了一二。但相对于变幻莫测的商业风云，王娜再怎么聪明，充其量也只能蜻蜓点水、不着一物。对公司大小事务，她总是泛泛而谈，浮光掠影地有些直觉。

但尽管如此，女人的直觉往往不亚于男人的精细，王娜察言观色工夫不要太好。很多大事，刘海川正在犹豫的时候，王娜反倒有了准备，提前将各种的可能一一布置妥当，待刘海川决定付诸行动时，却发现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那就是王娜的竞争力所在。流传很广的《竞争

优势》一书刚出来，王娜就假装买了一本。后来，迈克尔·波特又不经人同意，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那架势要把世界竞争的理论全部写完，容不得别人插一句言语。但王娜一点也不惊慌，她知道：只要迈克尔·波特不写《女人的竞争优势》，这竞争的理论就永远不能画上圆满、功成名就的句号。

那天不知是因为王娜一贯地挥霍大方，还是设计师偶然地偷工减料，王娜的V字领口开得低了一点，害得刘海川一眼就看见了雪白的乳沟。

刘海川的心一跳、眼一闭，转身要走。王娜步态袅娜地站起来说：“刘总，《高河晚报》的消息真快，你的谈话发表在头条位置。”

刘海川心里一惊，正色说他上午没有说过什么。

王娜神秘一笑说：“没说什么才对，晚报头版题目是——高河一号富翁刘海川欲言又止。”

张伟也吃力地插进来说：“欲言又止的事竟然让那记者写了大半张报纸，刘总你真要开起口来，老记们写起来恐怕就不是一本书能够抵挡得住的了。”

见刘海川不语言，张伟又说：“刚才上官局长打电话来，表示祝贺，刘总，我代你谢过了。”

刘海川回过神来：“上官局长正值仕途的关键时候，凡事我们不要让他为难。”

王娜也蓦然想起：“刚才刘副市长也打电话来的。”

刘海川受宠若惊地问王娜为什么不接进来？王娜说：“我有什么道理不接进来，只是她说因公务繁忙，没有亲自参加颁奖大会，表示一下迟来的祝贺。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的电话早已挂了。”

刘副市长上午没来，奖杯的颜色就掉了不少，下午的电话似乎又给奖杯镀了一层金，起码恢复了一半的价值。

刘海川心里兴奋，只说晚上要喝个痛快。

王娜见张伟仍在，反对地说：“你有理由喝醉。海川集团排名第一，你今天成了高河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我可是没有一点理由。但这两天你可是高河的名人，也要加倍小心才是。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富翁扔下自己的老婆不管，在酒吧里泡妞。”

刘海川瞟了王娜一眼，灿烂一笑说：“我请你和张伟两人，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你有一百个心就放一百个心。”说完就走。

这边王娜失落得要掉眼泪，只恨刘海川不解风情。

张伟见刘海川转身离开了，竟也木愣愣地说：“王娜小姐，我可是无意苦争春的。”

2

听说尧老了，把位子禅让给舜。舜老了，把位子禅让给禹。禹老了，却没有依例禅让而变世袭。自此，几千年的历史，就因为“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事，兵火不断。

如今到了选举社会，确实省了许多事。高河市马上都要换届了，除了新闻多了头条，百姓多了谈资以外，全市上下，个个饭照吃、酒照喝、日子照过，也没什么不得了的。

但不排除上官巫云认为了不得，特地在娱乐总汇办了一大桌子酒水。破例没有请市政府的、也没有请组织部的，只是一些私下的朋友——几个中学时落魄的好友、两个大学时初恋的情人。对落魄的好友差不多是聚众酗酒，对初恋的情人应该是游行示威了。

上官巫云刚坐下来时，众人早到齐了。

中间有一个会说话的开口道：“上官局长恐怕又要提职了吧，升职了才会喊我们来撮一顿的。”

上官巫云耳红脸热地说：“不要我埋单也行，大家抬石头最好。”

大伙都异口同声地说：“天大的误会，我们哪个不盼望上官局长早日当上了上官市长——那就不是在娱乐总汇混了，到高河饭店去吃一顿也不为过的。”

酒桌上，一开始大家还是文明“恭喜”的语言，到后来便是高声“行拳”的叫嚣了。一桌子人闹着、玩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二十三点的十分了——那时辰据说是各路老婆查岗的大限，于是整个场面就又变成了手机铃声的比赛。只有上官巫云两个初恋的情人，一个眼睛湿漉漉的，一个脸蛋红扑扑的，静坐不吱声的，看样子非要把那温情坚持到底不可。

等到感觉真的有些把持不住的醉意，上官巫云这才有时间抬头看墙上的钟表，知道好歹已经撑到二十四点了，就说OK了。

结账时，酒水享受了外交的豁免权，饭菜获得了最惠国待遇。按常规是要开

具餐费发票的，但那一次也许上官巫云理直气壮地从上官太太那儿申请到了专项的开支预算，因此说什么也不要发票，以示吃饭动机的明确和请客出账的清白。

海川集团董事长刘海川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急忙拨了一个电话给上官巫云，要亲自来接他。上官巫云一听是老朋友的声音，心里边有期待中的高兴。

但是上官巫云那笑，又高兴又忐忑地躲在嗓子眼里没有放心地散步出来：“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刘总也跟着起哄了。”

上官巫云下来时，第一眼毫不例外地奔秀色而去，看见了王娜。

三十岁不到的王娜身材修长，脸蛋俊俏，仿佛一盆赏心悦目的君子兰，轻柔地开在刘海川的身边。上官巫云知道，王娜原来是海川集团的策划主编，前年在《海川论坛》发表了一篇《海川赋》，才引起了刘海川十二分的关注。《海川赋》深入浅出、引古喻今，诠释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千姿百态的海川文化，让人读了惊叹不已。更妙的是，王娜在那文章中把她对刘海川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刘海川专门找到王娜谈话，见其婷婷袅袅，又打扮入时，更多了几分欣赏和喜欢。从此，王娜连升六级，做了刘海川的秘书兼《海川论坛》的主编。

“听说王娜又升助理了？”上官巫云刚钻进车子就说“助理好啊，不受分工的限制，相当于外国不管部的部长。”

见王娜无语而笑，上官巫云又补充说：“助理在政治上是架空副职的工具，或者是组织上越级提拔的缓冲。告诉你吧，助理可比副总强十倍的，那一般都是大老板的心腹、董事长的情人，看得出来刘总对你的器重了。”

刘海川这边努力掩饰着丰收的表情，只恨耳朵没有开关、思想不能够申请政治避难。

王娜那边并不反对。只是说越级提拔有什么用，这辈子要是能跟着上官局长，升职一定像坐直升飞机一样快了。上官巫云连忙挥手止住道：“千万不要以讹传讹，还是没影的事。静水才能深流，年轻人，张扬不起啊。”

刘海川一边开着车，一边评说着窗外的风景。大名在外的高河市位于长江之滨，是一个风光迤逦、历史悠久的古城。东面，有一座山峰，山不高，名字却响亮干脆，叫做云顶山；南边，有一池湖水，四周不见一棵热带的植物，也同样蛮不讲理地唤作木棉湖。反正名不符实的先例比比皆是，从来不见人认真计较过，大而无当的名字就这么一直叫了上千年。今天到了信息爆炸的社会，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更不会有一个人好事的人要来翻历史的老账。幸好，那山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的，煞是争气；那湖水，波光潋滟、花木扶疏的，也不含糊。这一山一水，相互偎依、相互辉映，虽然南国的城市一般都有足够的秀色，用不着眼馋隔壁人家的美丽，但高河古城硬是让左邻右舍的风水景致相形见绌、自叹弗

如，真的就有些过分了。更何况，高河市的中间还有一条人见人爱的河流——柳林河从城中穿行而过。柳林河虽然平淡、庸俗，但是名字听起来却名正言顺许多，既是歌唱的题材，又是入诗的佳句，还省却了历史上不必要的口舌纷争，所以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所传承，没病没灾的沿用至今。

车子走到四环高架的时候，尘土飞扬的城市上空，下面都是大的建筑工地。市民广场、二期地铁、星光大道，好是好，耗资也肯定不是小数。办什么事都要花钱的，何况这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听说高河的财政局要和税务局合并起来办公，直接“以收抵支”搞“收支一条线”的；也听说财政局要与物价局强强联手，要另起炉灶，在税务局的旁边开个“费务局”了。

刘海川一边看，一边用手指着底下的城市说：“上官局长，看看吧，这些都是你执政为民的业绩。城市那么大，但两年不到，天翻地覆了！”

上官巫云眯着眼，终于“哈哈”地笑出了声：“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上官巫云五十出头，脸色白皙，身板结实。前几年，规划局的老程局长都五十九了便知趣地闹着要退休。退休从来都是小事一桩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每一个人早晚都是要退休的，局长也一样。关键是哪一个接那退休的位子、车子、房子、票子，那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蓝副局长是常副，一辈子工作不容易，由他顶上去于情于理都合适。更关键的是，蓝副局长今年五十有七，刚上去的局长，再过两年又要退休了，就给每一个人都留下了等得及的想象空间。但没想到的上官巫云却是个猴急的人，说服组织部门坚持了干部年轻化的原则，直接上了正职。

上官巫云正式就职规划局正局长的时候，行政部的主任也没闲着，擅自在换门牌的时候，连带着把办公室给装修了一下，使之更加符合正局长的身份。

机关办公室的装修是有讲究的，其他的暂且不说，就那门的模样就能看出学问来。副处长的办公室是玻璃门，处长办公室门上的玻璃就成了一条缝。副局长办公室门上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局长办公室的门上就干脆不要玻璃了。看来透明的程度恰当地反映了职务的大小，官越大就越要神秘兮兮，这道理说起来也不会让人太费解。

但上任的第一天，上官巫云来到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就显得颇不高兴了。行政部主任赶紧过来解释说：“玻璃按惯例换了，上官局长，人家都不想要的。”上官巫云十二分生气地说：“为什么不要玻璃？有玻璃多好，又亮堂，又开阔。不但我要，你给我听着：所有的办公室明天全要换成玻璃门——为人民服务的事，为什么要弄得那么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大家伙都要敞开心来、一览无余地办公，谁也别再想有什么猫腻，谁也不要再想在里边耍什么花招了！”

新上任的上官局长按例也有三把火的。高河市因为其地理位置，从来便是逐

鹿中原、觊觎湖广的兵家相争之地。虽然从大体上看是山清水秀的，但总有兵灾之下一种大病初愈的苦相。上官巫云自从上任以来，仿佛当上了这个城市的美容医生。从市民广场到河西新城，从民国建筑到西洋大道，都有上官巫云事必躬亲的努力。几年来，高河市各种建设项目和市政工程如春花齐放，着实让他忙活了一阵子。

工夫不负有心人，高河古城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位规划局长，城市建设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了速度，增加了水平。更难得的是，柳林河的水也不臭了，云顶山的树也绿了，经济和环境同步发展，市政和民情一起改观。三年不到的新任规划局的局长，就有了如此骄人的政绩，上官巫云嘴里不让刘海川说话，心里边却恨不得要刘海川代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了。

何况小道消息说，市长就要调离本市了。市长调走了，副市长就得上去，副市长上去了，市里边就有一个副市长空缺——如果没有例外，缺的还是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搞城市建设，建委也好，建工局也罢，那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部门，分管城建总不太合适的，只有规划局，才会出真正高屋建瓴城市经营的大家。

上官巫云早年在部队时就读过曾国藩的家书，知道厚积薄发、以退为进的道理。虽然理论上不谄声色是有益于韬光养晦的，但财政局的老刘早已经飘浮得很了，总有点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样子，这总不能让上官巫云放一百个心。

形势逼人，远未明朗，但明白人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既然上官巫云占据了天时、地利两个方面的优势，补缺拾遗起来总会“轻松一点、快人一筹”的。

上官局长又要高升的消息，虽然是抄小道夜奔而来，还是聊胜于无地让众人都争着来分享了。刘海川幸亏眼明手快地精明，才能排在了第二天。

3

梁实秋说：“所谓请客，是指自己家里邀集朋友便餐小酌，至于在酒楼饭店‘铺宴席陈尊俎’呼朋引类，飞觞醉月，享用的是金樽清酒，玉盘珍馐，最后一哄而散，由经手人员造账报销，那种宴会只能算是一种病狂或是罪孽，不提也罢。”

海川集团就是刘海川的家。但刘海川自己请客，恰巧从来不到海川集团的娱乐总汇的，被隔代的梁实秋骂个正着。刘海川嫌在娱乐总汇举手投足都暴露在自己员工的眼皮底下，浑身上下不会再有一处自在。东郊宾馆的位置，那儿见不着一个熟人，思想和眼睛都获得了解放。碰上非想不可、非看不可的景致，想也好，看也好，主意由着自己的性子拿。

菜不一会儿上来了，都是时下流行的口味：松茸竹荪汤，黄焖小牛肉，茭白拌鲜蔬、清蒸银鳕鱼、奶油芦笋汤、栗茸酥金枪鱼卷、珍菌香瓜盅、宫廷白果粥。王娜敬酒时，上官巫云说：“我可是三高分子。今天是刘总的好日子，应该是刘总喝。”刘海川不知所云地看着上官巫云。王娜撒娇地不依，非要上官局长喝下去不可。

上官巫云禁不住王娜的眼神，喝了才有权力说话道：“啊，你有所不知。刘总刚从朱家嘴买了一块地，马上就有地铁从你那地边过了。你说这是个什么事？我虽然是外行，只会看个热闹，但也知道那里边的红利起码翻了一个跟头了。才几天的工夫是吧？你们看看，评评这个理，这老钱要是生起小钱来，可没有计划生育那一套的！”

刘海川恍然大悟，捧起酒杯要敬上官局长。上官巫云连连摆手说：“和我无关。市里边关于地铁的路线，有几个方面的意见，争论激烈得很。多亏刘副市长她坚决支持走朱家嘴的方案。你小子有福气，活该发财。”刘海川也庆幸道：“歪打正着歪打正着。”

上官巫云说：“歪打正着只能解释一次，去年你们海川集团在江滨路开的商场我们就不看好，位置和人流都成问题，但今年市里边开发河西，短短一年，在

沿江几十里光硬投入就三百个亿了。你这一招，可不是常理出的牌，算得上经典了。别的事小，你把车马龙的眼珠子羡慕得掉了那可不得了。”

王娜也说：“在把握商机的眼光方面，别说车马龙了，我敢说，在高河没有人能够出刘总其右。当然，上官局长不做企业，不包括在内的。”

王娜又说：“刘总还能用左手写得一手好字呢，和克林顿一样。”上官巫云说爱因斯坦、拿破仑、毕加索、梦露、卓别林、马拉多纳、还有本·拉登，就是左撇子。

刘海川不好意思笑说：“左右开弓、左右逢源——左右要是能结合起来才是最好。”

王娜接过来说刘总在青衣巷要开发的海川大厦，就是想要做一个经典之作。说完不语，观察上官局长的反应。不料王娜不语，上官巫云也不语。

王娜还要说话，刘海川连忙摆手示意止住。

刘海川知道，上官局长正值升迁，这个时候跟上官局长提那些小算盘、小思想仿佛向新鲜的寡妇求婚，照例会遭到一顿痛斥，没有好的结果不说，还阻挡了下一次的机会。

刘海川打岔说下班时间不谈国事：“上官局长，你看看墙上这幅画的工夫如何？这是宋人的山水。”

上官巫云其实对书画有些研究的。大凡对书画感觉兴趣的，平日里都压制了许多的评论，难得遇到一位千古知音，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放过的：“宋人的山水。人物画是唐人的，山水画是宋人的。山水画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米芾的山水。”

刘海川赶紧道：“提起米芾，我倒想起来了。我可是有一幅米芾的真迹，那幅画放在我的家里，算是明珠暗投了，放在上官局长家里才算是物归其主。”

上官巫云忙摆手说君子只成人之美，不夺人所爱的。刘海川要让王娜明天把画给上官局长送去。

王娜看着上官局长，玩笑着说：“刘总你抬举我了，侯门深似海，我哪能摸得到上官局长的家门。”

“王娜，明天、后天随你什么时候来——来我办公室最好。上官巫云一定欢迎，但带画来就是例外。”刘海川见上官巫云一脸的正气仿佛那几天的股市，正在节节做多，便顺势说：“上官局长，王娜常常是单刀赴会，不着一痕。”

上官巫云心存内疚地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王娜讨好地说：“局长你可不是江湖老大，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真是又光荣、又实惠——公务员又加工资了。”

“为人民服务当然好，但到点就要退休的，五十八九就得放明白点了，不要

讨人嫌才能熬到六十。”上官巫云说。

三年前上官局长还在感谢国家的退休制度，让前任局长理所当然地下了，三年后的思想与时俱进地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

王娜安慰地说男人四十一枝花，上官局长充其量只不过是花开之后正该收获的果实。上官局长一听“收获”不免有些紧张地说，为人民服务，可不是农民种地，种瓜要瓜，种豆要豆。

王娜道：“上官局长，你两袖清风，已经十分难得了，思想还要避讳，不是让人家无地自容？”

上官巫云惶恐道：“哪里，哪里，没有与人争锋的意思。再说了，思想是万恶之源，只有管住了思想，才能管得住行为的。明朝的朱熹都知道要存天理、灭人欲，何况我们。王姑娘，你还年轻，不知道里边的深浅，我今天说的话，你一定要紧记。”

三个人吃完了饭结伴地来到了三楼的 KTV 包间。两个身材高挑、打扮入时的小姐马上迎了上来。见上官巫云目光短浅地盯着小姐们的身材，王娜心想我倒要看看你上官局长是如何灭人欲的。

刘海川撩拨地说：“上官局长，我们活动活动吧。”

上官局长瞅准了王娜不注意的空子，笑说：“刘总，今晚你如何消遣，随意了。我是来凑热闹的。”

王娜却早已听见，刻薄地说：“有我在，你们两个不好意思找小姐，我还是识相点好。”

说完就要往外走，刘海川倒没什么，上官巫云连忙跳起来正色又正名道：“王姑娘这话说得真是无理，好端端的，哪个要找什么狗屁小姐？本人五音不全，天生就不爱唱歌。平生只爱在水中游泳，要不我们一起去？”

王娜说：“去就去，但两男一女，我总不能一拖二的。”说完就要服务生找一个小姐陪上官局长游泳。

果然来了一个腿长肉白的姑娘。相比传统的清纯幽雅，相比做作的内敛矜持，她却是造物主更喜欢的那种新奇古怪的美丽。上官巫云溜一眼过去，像中了电。

四人在水里、水外追赶嬉戏，相互借助水波的力量寻找着温暖的感觉。男人觉得水波是轻柔的，女人觉得水波是强劲的。幸好水的性情是淡泊的，仍然遵循了物质不变的原理，没有让物理学家难看。那一湾洗澡之水，四角总有点带着不同程度的尿臊。

玩得累了，四人先后上岸，小姐如数拿了王娜发的小费。走人的时候，上官局长管住自己眼睛，坚决不看小姐高挑的背影，以免心生惆怅。

三人在池边的小桌边落座为安。刘海川和上官巫云要了啤酒，王娜点了果汁。刘海川气喘吁吁地说上官局长的体力可真好。上官巫云哈哈大笑说自己是海军出身，这点水实在算不了什么。

王娜不知道海军的衣服为什么叫海魂衫，也许是因为年轻的水兵们总能给人以追梦的感觉。可惜，今天的上官巫云从哪儿也不能证明水兵的魅力，只能凑合着说明岁月的无情。

刘海川本来准备发一些评论，说美国的海军如何如何，俄罗斯的海军如何如何。可王娜似乎在水里泡得久了，打了个大喷嚏。

为了掩饰那声音留下的尴尬和空白，她慌不择路地说：“当海军好，海边的城市都很美丽。”上官巫云纠正说任何一个城市的美丽都不是天生的，主要要看城市的规划。

刘海川也代上官局长说，规划非常重要，就是有先天不足的地方，后天还可以补齐。

“刘总是做房地产的，当然知道这里边的奥秘！”上官巫云一大口啤酒下去，想起了昨晚读的曾国藩的家书，又谦虚地接着说道：“高河的规划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也不能过分张扬，要以扬弃的眼光来看才好。”

刘海川附和说：“高河的孔雀广场最好，有文化。邓稼先的雕塑除了在孔雀广场放，在高河大学也应该有的。”

王娜显摆地说：“孔雀广场固然好，但是文化广场我就不赞成。广场太多了，还不如换成森林公园。巴黎郊区的布洛涅森林和樊尚森林，被称为巴黎的两个绿肺。森林公园里有树林、人工湖、体育场、大草地，可以玩，可以野餐，多好。”

刘海川说：“动不动就跟巴黎比，上官局长就太累了。世界上能够和巴黎相提并论的能有几个。关于城市建设有两种观念，一种是保留老城，重建新城；另一种是拆迁老城，重建新城。我都不以为然。全部拆迁重新，便是倒洗澡水也将婴儿一起倒掉，但一概地保留老城，免不了泥沙俱下，建筑瑰宝和建筑垃圾也一起保留。有效的办法是拆，建也好拆也罢，全凭市场规律办事，规划局最好是无为而治。能够保留下来的，一定有保留下来的价值，不能够保留下来的，自然有不能保留的理由。”

上官巫云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你这是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不想要我们做人民的公仆了。”

4

自古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那天估计有天气变化之兆，三个大隐一起高调出场，仿佛雷雨之前的鱼，要浮出来换气。

青衣巷口，杨柳依依。三个男人一起抢上来和王娜握手。刘海川指着一位板寸头发的大隐介绍说：“这位是建筑学专家傅之平教授。”

王娜大方地伸出手去：“到底是研究结构的，头发都比别人坚硬几分了。”傅之平捏着王娜的手不放：“头发虽然硬了点，但不影响我有怜香惜玉的内心。”

等到刘海川一脸兴趣地介绍经济学的权威李书平教授时，王娜就势挣脱了傅之平的手。

王娜虽然见着李书平眼熟，可无奈一时想不起来。

刘海川见此情形，就不着痕迹地提醒说：“高河大学的。”经济学的权威有所期待地看着王娜，仿佛在测量自己的权威指标和人气指数。

王娜装作想起来了：“对了，当年在高大的时候听过李教授的公共课的。李教授，你的课讲得可是真好，听课的人都站到了走廊里了。”

李书平平日里讲课，恨不得找两个托子，不记得有过那么多人的时候，听了王娜的话，觉得记忆力不好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李书平心生感激地对王娜说道：“王小姐人长得漂亮，还喜欢听我的课，真是难得的很。”

王娜自得地说：“李教授，您的话要是被你们班级里的女生听到了，一定要过来拼命的。”

刘海川再领王娜转到一位长发披肩的男人面前，最后说：“这位是谷先生，我请来的——”话音未完，那人却急不可耐地说：“本人头发长，见识短，平生只会研究两样东西：一个是风，一个是水。”

王娜拍手道：“我明白了，刘总办事，从来也少不了风水先生的仙人指路。”

谷先生点头，也连连称赞王娜机灵美丽。

刘海川在青衣巷女儿红酒楼摆了一桌，五人刚刚坐下，仙风道骨的风水大师

神情诡秘地说道：“刘总，如今正值千年不遇的太平盛世，青衣巷的元气正在积聚，又要有三百年的绮丽繁华。走着瞧，一年也不会少的——我以一生的名声担保。听我的，错不了。在青衣巷做事，准发，哪儿也别去。”

风水先生的话是有些来历的。

青衣巷在明清两代曾经是“笙箫共奏、歌吹入云”的迤逦之地。柳林河畔、双燕桥边，那是佳人挑灯、才子应试的青春舞台。轻薄少年、痴情玉女在那儿尽情地抛洒清秋的热泪，演出了数不清、道不明的情意缠绵的人生大戏。

李教授马上洞若观火地说：“青衣巷可不行，名字太媚俗。要做国际大集团关键在于事业的根基，太有女人气了，算个什么事儿。”

李教授之言也是刘海川又喜欢又顾虑的地方。青衣巷适合卖个团扇、年画、灯笼、小吃什么的，做现代商业的连锁经营，也许不会有足够大气的风水，说不定几百年前的红颜祸水还会伤了海川集团的阳刚之气。

风水先生这时胸有成竹不慌不忙道：“刘总，常言道，此一时，彼一时嘛，青衣巷是有改法的！”

风水先生说这事搁别人，那是没法了，刘总可有的是办法。给政府捐点小钱、做点善事，把青衣巷的名字改了就行。

刘海川云开雾散，豁然开朗了。

他突然记起《红楼梦》里薛宝钗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句子，觉得那个狂浪张扬的意思，正是海川集团需要的。刘海川问风水先生青衣巷是不是可以改名为青云巷。

风水先生满意刘海川接受新知识的能力。

见李书平茅塞顿开的样子，刘海川更加点明说：“还有，那个大楼的名字早已烂熟于胸，就叫海川大厦。”

李教授再也止不住激动，伸出大拇指：“好啊，青云巷、海川大厦，大气磅礴，有纵横捭阖之势。刘总，所有公司取的名字，让我佩服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海川集团，一个是可口可乐。”

傅教授略显为难，担心白吃一餐饭，无以报答，便说：“刘总，青衣巷系建筑文化遗产，能不能做商业开发，我心存顾虑。但海川大厦暂且不管放哪儿，建是一定要建，一个集团公司得有自己的基地，放自己的招牌。海川大厦来自于贵公司的名称，但海川大厦本身还可做一篇大文章。”

刘海川见傅之平对青衣巷有想法，避重就轻地请傅先生指点海川大厦的文章。

傅教授谦虚地答道：“我是做结构的，对建筑学一知半解。对称是一种美学基础，所有的建筑设计，都要考虑外在形象的相互呼应。”

谷先生也要起来证明自己学科的博大精深，说：“自古阴阳互生，简单的对称好比两个男人的恋爱，对称的同时，也要顾及变化，那才能异性相吸。”

王娜奇怪风水大师也研究人间的真爱，便打趣道：“照谷先生的意思，你既然研究了风，就应该再研究雨；既然研究了水，就应该再研究火，那样才能阴阳互补。”

王娜见刘海川并没有打断的意思，反在那儿暗笑，更加地戏谑说：“我知道了，谷先生一定是学艺时偷懒，逃课了。”

谷先生一脸的严肃，正色说道：“姑娘，我们这一行可不是鲁班学艺那样的简单，风水也是一门自然科学，要区分学位的。说来惭愧，本人勉强为这一行的博士后，云顶寺的云隐大师，只有博士后后才能名符其实。”

五个人有说有笑地吃完了，从青衣巷分手，各自散去。刘海川在车里教训王娜说海川大厦的事不要向外张扬，青衣巷到底能不能做，还要请高人指点才行。

王娜吐舌道：“谷先生你也信不过了。”

刘海川神秘地说：“不是信任的问题。起事与起兵是一样的，前期做够韬光养晦的工夫最好。我看傅之平就不太认可。”

刘海川到家的时候，天色已晚。妻子的书房也是妻子的画室，一幅未完临摹的《远山春雪图》在画架上挂着。画架旁边的《远山春雪图》的真品，是刘海川花了三百万元从古画市场淘得。

《远山春雪图》完全以水墨画成，几无勾皴之笔，利用墨与水相互渗透的模糊效果，表现出春雪渐融的江南山水。

柳静薇爱画如命，《远山春雪图》临摹多遍，几可乱真了。但多少个夜晚，一个女人总在寄情山水中等待敲门的声音，那也许是一种境界。那美丽的境界也许适合做诗，但诗后也不能不心生怨尤的。

妻子身穿一件天蓝色睡衣，显得沉静而恬美。她把披散在肩膀的头发用一个发箍束在脑后，露出美丽的锁骨。绸质的睡衣紧贴在身体上，勾勒出动人的曲线。白皙的手腕上圈着银环，桶形灯光的余辉照到她的脸上，透着玫瑰和暗紫的光芒。刘海川一直觉得妻子有一种妩媚，带着淡淡思想的妩媚。她永远就像一个谜，天生有着不可捉摸的情绪与艺术的影子，带着湿气缠绕在她的衣裙之间。

妻子柳静薇前些日子一直赶写一篇城市规划的专业论文。像她那样年龄的女人，专业论文应该是“哺乳期儿童的教育”之类，但她的不是。她认为环境与发展是新世纪中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作为建筑工作者，探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使命，责无旁贷。中国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营造哲理，恰可为此做出独特的贡献。过几天国际建筑史学前卫学者将要云集高河市。他们要在高河饭店召开第二届“老城保护和更新规划国际论坛”。柳静薇的学术报告正要就如何弘